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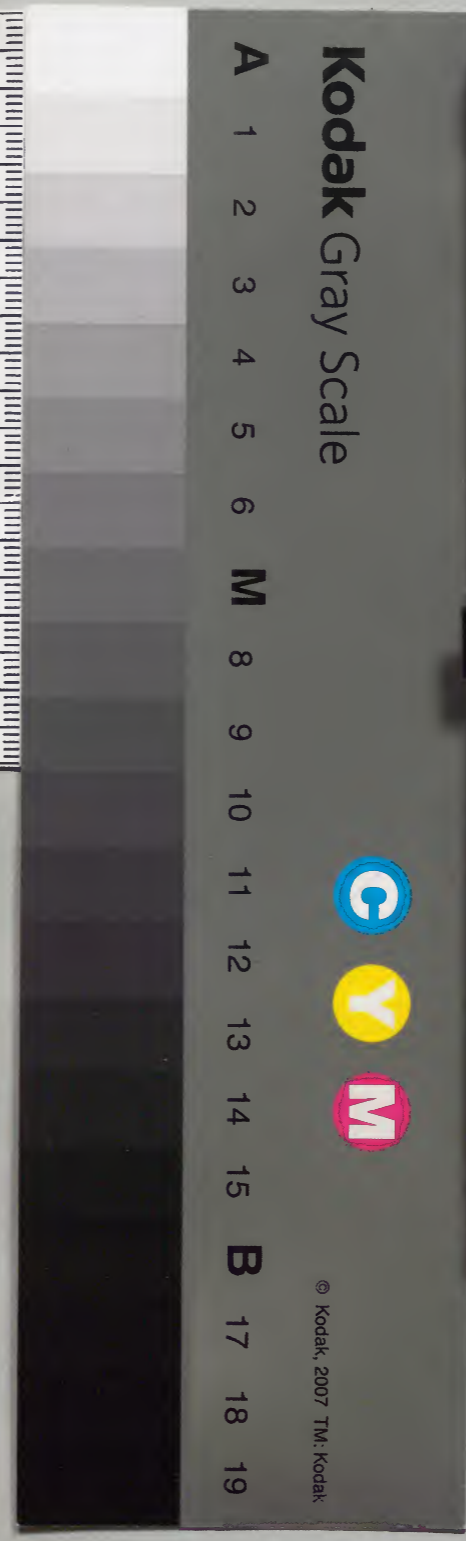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七三一
九二一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七三一
冊架函號類

雜家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1
冊數	1 (1)
函號	307 267

307-267



策翁伝言

策翁片言



策翁片言

策翁耕田面

有樂色路上縉人顧問曰年老耕田逸

乎勞乎翁曰公乘馬往逸乎勞乎縉人笑曰耕田

勞也乘馬逸也雖婦人孺子皆能知之翁曰知其

一而忘其二可乎縉人曰是何謂也曰躬耕獲稻

樂莫大焉任官不當恥莫大焉恥即勞也樂即逸

也然則所謂勞者其在吾耶亦在公耶所謂逸者

其在公耶亦在吾耶縉人喜曰吾問一而得二

淺草文庫



林間有寺。策翁負鋤而過其門。僧見之曰：「老人負鋤，不亦重乎？」翁曰：「吾所負者鋤也。豈謂之重？僧所負者物也。其重無窮。何不捨物而負鋤？僧不能應。」獄吏捕得二民，拷究甚嚴。策翁問曰：「二民何罪？」吏曰：「一民燒房屋而盜財，一民掠婦女而行淫。其心極惡，其罪非輕。」翁嘆曰：「二民本是心明且正矣。惜一旦為氣所勸而受罪如此。」吏問如何，翁曰：「燒房屋盜財掠婦女行淫，彼二民者昭昭知其為非，昭昭

知其為惡。夫昭昭知之者，此非心明且正而何哉？又自能勉強所以燒房盜財掠婦行淫者，此非為氣所勸而何哉？」
二士一僧俱訪策翁。見第廬前有梅一株，花盛如雪。士曰：「美哉美哉。」翁曰：「真美何在？」一士曰：「在花。」一士曰：「在眼。」僧曰：「在心。」翁向三人曰：「士也近地，僧也近巧，皆非真美。」僧曰：「敢問真美何在？」翁曰：「偽在于已，言之後，誠在于未言之前。」

少年之士偶過蓑翁茅廬翁烹茶共語士曰吾有利劍一口吾祖求之世傳至今吾日拭一拭未敢些
急翁曰除此劍外另有世傳之寶也否士曰沒有
翁曰此劍小寶也世傳之大寶唯汝之身是也何
不日拭其身士感而拜謝
松岩之側二僧端坐汲泉烹茶蓑翁偶過其前一僧
向翁曰請坐棋語翁曰吾野人此無言可談僧曰
翁年已高閱世事多願話一話翁曰夙興夜寢送

往迎來今日又明日其斯之謂與僧笑曰此是妄
境之語何足聽焉翁曰僧知我老又笑我拙夫知
與笑此是何境且老與拙亦是何境僧不能答一
僧挺身曰萬法歸一汝亦知其心否翁曰口說
之易心得之難是故世之為僧者皆能說之然而
口能說之心不之得則所謂一者是隣家財實非
我有譬如馨者相集而評日月像光豈可謂之信
眼之見哉僧唱然嘆曰誠如翁言口說之易心得

之難吾為僧三十餘年而佛經祖錄妙言玄語無
書不讀是故此身也住居僧房空口說之如流此
心也依然不離俗舍妄念日萌貪名慕利無所不
至吾今聽翁一言如披雲霧而覩青天翁曰二僧
似有習氣之病苟有習氣之病則于彼我之間必
分好醜好醜既呈必有憎愛憎愛既生必有取舍
苟有取舍則僧所見者恐為法塵所拘而法道甚
遠二僧喜曰今始識得真實病

士語叢翁曰翁之為人其非儒而兼佛歟翁笑曰儒
行佛行天地懸隔若兼為之豈謂之儒豈謂之佛
夫儒與佛行雖大異而治其心一也故吾逢僧則
談心術之要亦逢士民則談德行之要總要使他
解惑修身而已矣豈有儒而兼佛之方耶
叢翁偶過僧寺僧戲曰農也身勞耕田僧也身逸念
經汝不知逸勞乎翁曰農僧本一逸勞非二僧亦
知之否僧勃然曰汝着草屨吾穿法衣霄壤維異

汝勿妄言。翁曰：草蓐即法衣，法衣即草蓐。夫草蓐與法衣，其有異乎？僧手舉棒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翁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僧乃語塞。翁曰：僧未忘僧，故道與法分；而不一僧，能忘僧，則道與法一而不分。是乃息見之要旨也。須能參究而知僧農非二。

二民訪蓐翁。一民曰：吾父生于貧家，幼時失父，其苦既極，漸至壯年，然後稍富。敢問保財之方如何？翁

即寫足故不足，不足故足。八字與之曰：凡人之情，當豐裕時，則漸就奢而不自覺；當貧衰時，則力就儉而不苟。汝生涯間，須能舍奢而就儉，是此之行。不啻保財，乃修身之要務也。一民曰：吾亦請教。吾祖稍富，至父漸貧，吾愈受貧，如之何則可？翁曰：貧富雖命，而勤怠累于其間。竊想汝祖勤多怠少，汝父勤少怠多，至汝愈怠不勤，蓋此故也。故雖富家，心受怠病，則家風日衰，終至噬臍，亦雖貧家，自

勵自勤則家風漸興終得豐裕噫嚀勤者萬古之本
本忘者萬古之本汝當能思焉

參學之士問藁翁曰老者佛者各尊其祖以為四海
之師敢問其亦然乎翁曰大抵垂教者之謂師受
教者之謂弟子由此觀之四海之人皆受儒教則
儒是四海之師也士曰老莊佛氏之徒視儒業如
泡露豈肯受儒教耶翁曰老莊佛氏亦儒門之人
也唯私竊有為而不務全修此則而已矣故儒家

之人指老莊佛氏叫他家士曰請詳頌誨翁曰天
地初闢人物並生當此時也殆與禽獸無異既而
天皇始制干支定歲月燧皇始用火烹古皇始構
屋廬大昊始食五穀軒轅始着衣裳蒼頡始制文
字此類尤多指弗勝屈皆古聖賢順天修則而儒
家之祖也自爾而來四海之內雖曰他家之輩皆
能遵之皆能學之不敢負聖人所教矣然則徃古
來今四海之內孰非儒教之中之人哉

大家子弟兩三人乘肥馬衣輕裘洋洋踴躍面有矜色。策翁見之曰危哉危哉。路人曰彼生大家又善騎馬任心漫遊何危之有。翁曰汝亦危哉。路人曰彼危何在。我危何在。翁曰汝靜聽焉。萬事萬物興之甚難敗之甚易。蓋大家祖父盡心竭力漸積忠功而興大家其勞極重其名最高。奈彼子弟藉祖父資蔭奢華是好漫遊是務。歲月易移天命不常。是此漫遊非危而何。汝亦慕之。是此妄念非危而

何。

一僧問策翁曰儒家除却習氣之方如何。翁曰信忠信行篤敬只賴此句而除習氣耳。僧曰此是漸修之法何不求徹悟。翁曰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此修學之序也。僧曰悟心既圓命根既斷則習氣自然消泯何必除習氣為。譬如伐樹者既斷其根則枝葉雖存不日消落矣。翁曰總聞法言頓斷命根者如英明上等之人可也。然而英明上等之人則

萬億人中。唯有一兩輩耳。世間畢竟中下人多。而
機器亦不同。若舍漸修。強以躐等。則下等之人力
做中等工夫。中等之人力做上等工夫。苟用工夫
如此。則障礙自生。麤執愈固。恐有墮于邪僻而不
自覺者。僧雖學佛。實亦人也。豈無生質之辨。即僧
慨然無言。翁曰。夫心也者。至靈至妙。故雖愚鈍之
人。耳既聞之。則心所應。如見如得。夫如見如得者。
皆假焉。而非真也。今叅學者。徃徃以假為真。豈可

謂之實學乎

一民被縛而行。步步叫苦。獄卒怒目叱馮。叢翁顧而
嘆曰。世俗之人。大槩如此。吾亦被縛久。雖頃得釋。
尚未忘索。獄卒問曰。未見翁被縛。何以不然。翁曰。
世俗之人。知此身受縛。而不知此心受縛。是故攻
氣工夫。不常用之。習氣日增。妄念日生。或為色所
縛。或為財所縛。或為勢所縛。或為術所縛。此類尤
多。指不勝屈。是皆縛心之麻索也。人能攻氣解得。

此索如鳥飛空而毫無所牽繫如龍出海而毫無
所障礙時有一僧偶聞此語欣然喜曰吾嘗參禪
既及二十餘年奈妄念如草掃了復生斬了復起
豈非未嘗攻氣之故乎翁曰然

策翁與士人俱至山寺見松陰間老僧烹茶獨飲傍
若無人士進而揖曰賓來僧何無禮僧曰誰為賓
誰為主何為禮何為無禮士曰來者即賓坐者即
主僧曰夫來與坐豈有異乎夫主與賓豈有二乎

士不能答翁曰僧僧士士士之言聞于四隣僧
僧之言寂然無聲僧顧而笑
隣人問策翁曰如何是聖人之道翁曰受教于天而
修此則之謂聖人之道私竊好事而缺此則
他家之流也隣人曰是何謂也曰往古聖人始明
五倫始定四民者皆非私竊為之乃所受教于天
而修此則者也古人嘗謂有物必有則夫則者天
之所教而不可私竊為之亦不可私竊缺之也隣

人曰。聖人定夫婦而重父子。佛氏子他人而不娶妻。何其相反如此。翁曰。天地間唯人為貴。夫黎庶中有男有女。聖人能修此則而正昏嫁。昏嫁既正而父子立。此天之所教。非聖人私竊好事也。隣人曰。士農工商均是人也。何其聖人分定此。為四民。曰。春夏秋冬謂之四時。天運四時而生萬物。聖人定四民而治萬事。此天之所教。非聖人私竊好事也。汝靜思焉。汝有耳目而善聞見。豈汝私竊

之所為耶。汝有身體而用食物衣服房屋等類。豈汝可私竊缺之哉。此皆天之所教。而聖人順天治世之則也。隣人喜曰。接物治事之則。吾今聞之。若夢初醒。敢問此道玄奧處如何。翁曰。此道玄奧處無言可說。夫無言可說者。儒老佛氏一也。士屢訪叢翁。翁曰。吾觀汝之為人。不為酒色所縛。不為榮利所縛。此誠士節之大要也。然為惡惡所縛。為好善所縛。此汝之所未免也。士曰。請承誨焉。

曰接物臨事。有些所辟。是亦被縛也。士喜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
菴翁閒坐。一僧尋來而談曰。孔子謂予欲無言。端木氏亦有聞於文章之外。此則我佛超人越天之實法。而窮理盡性之實學也。由此論之。則先覺所謂三教一理。亦宜乎。然而儒家立紀綱。興禮樂。布政法。設賞罰。而衆生束於儒典。執著名相。則名相之區。翻為桎梏之地。豈聖人撫世之本意哉。翁笑。

曰。天竺衆生。皆為釋氏耶。中國衆生。皆為聖賢耶。夫衆生之為生。雖受天性之德。而形生神發。各趨於欲。就善最難。若不約以防之。恐去禽獸不遠。是故聖人因時勢。察人情。為之說仁義。布政教。風俗安兆民。此古今不易之通道。而天下不可一日無吾儒者。蓋此故也。然則所謂三教一理者。體之謂也。用豈無異。僧曰。儒所謂體。異於我佛所言之體。儒所謂用。異於我佛所言之用。翁曰。然苟語上。

則體既粹處復有體用而其粹處復有體用此體
此用非英明之人不可得而聞也吾儒屢說平常
而語上尤稀老莊佛氏動輒語上而不苟倦嗚呼
天下衆生豈皆英明之人哉英明之人世有幾人
若舍衆生教幾人豈聖人撫世之本意哉

山僧訪叢翁終日茶話僧曰儒書所載雖有義句皆
膚淺之語不似我禪有義句之深矣况夫無義句
機味玄妙豈儒士之所知耶翁曰禪吾不識了吾

儒只要使人學道而無誤耳僧曰儒既無誤禪豈
有誤翁曰吾嘗聞之禪語有靈光獨露迥脫根塵
等句如此等句皆有義句也六祖以前就有義句
而求徹悟故得圓悟者非寡矣六祖以後勉責無
義句如麻三斤乾屎橛等句是也由此後世衆學
者厭平常好矯異就無義句而求頓悟譬如漁者
見白鷗捕魚而自家亦欲舍網獲魚豈有獲乎竊
想凡夫之心就有義句尚恐難通况可就無義句

而求頓悟乎。是故參學之法。必量我質如何。然後隨質竭力。終登高遠。此則學道無誤之要法也。昔者有總聞一言而得頓悟者。此誠英明豁達之人。或二力積累之人也。豈人人皆然耶。僧今強以躐等求徹悟急。而去道益遠。此豈佛氏垂教之本意耶。僧慨然嘆曰。不啻我獨有誤。恐世之為僧者十有八九。

一士二僧同尋叢翁。翁烹茶款待。士人曰。或謂佛書

內典。儒書外典。斯然也否。翁默然不應。一僧曰。佛舍名相專務入性。故曰內典。儒執名相專學此則。故曰外典。翁又默然不言。一僧曰。名相即事物也。理在心而不在事物。夫事物之則。乃此理妙應之影。因事物而受其名者也。譬如月在天而影移于水上矣。夫影者倏忽變遷。全無實體。故謂之空。儒家執著名相。專搜其影。而此心此身縛於儒典。猶受桎梏之苦。豈不謬哉。若吾釋之學。則不然。吾釋

之學在于圓悟此心。悟心既圓，命根既斷，恍如明月在天，而無半點雲氣。無物不照，無事不燭，何必區區為搜影學則之勞哉。翁嘆曰：僧學釋氏，實亦釋氏之罪人也。釋氏隨處隨時，乃不得已，務為權巧設施。若處中國，說經世法，釋氏即周公孔子也。豈舍事物之則而不顧焉哉。夫天地萬物間，唯人為貴者，專學此則之故也。蓋理外無教，教必歸理。是故則之為則，合而言之，仍歸一理；分而言之，何

唯千萬。是則天下古今之所以共學而不可缺者也。僧今所謂無物不照，無事不燭者，乃唯稱此心之靈妙耳。所謂事物之則，雖聖賢之人尚且學之。況凡夫乎。僧試思之：寫字布向，乃文藝之則也；其悟而知之耶。亦學而知之耶。衣冠進退，拜佛接賓，乃禮文之則也；其悟而知之耶。亦學而知之耶。干支歲月，舟車器械等類，皆有名相之則；其悟而知之耶。亦學而知之耶。大凡人之處世也，日用事物

之則不可須臾離焉。然而人情之慾一氣之惑或因事而生或因物而起。天下衆生徃徃為慾惑所蔽而不勝其憂。是故釋氏乃有舍名相等語。此要使衆生禁斷慾惑而已。其實乃權巧之語。豈實舍事物而不顧焉哉。若舍事物而不顧焉。則居無屋廬。身無衣服。口無烹飪。面目四體。雖似入身。何以得立於世哉。又若語上。則此理玄玄。處本無內外。本無根塵。百丈所謂迥脫根塵者。是亦未忘根塵。

之語何足貴焉。今世之人知學釋氏而不知釋氏垂教度衆之本旨。翻任妄意。強逞臆見。或評內典外典。或指名相以為極楷。或說此則如影而在。理外。此豈釋氏垂教度衆之本意哉。此豈可謂學釋之人哉。

山僧語策翁曰。吾飽看書。舍卑好高。自爾而後。妄念愈起。習氣愈增。頃終覺之。而悔無及。翁曰。參學者須先知己。而后用工。僧曰。如何。翁曰。僧之為人。斯

上品之人與亦中品之人與抑下品之人與自察
自量然後隨質用工則妄念漸去習氣漸消而豁
達之務誠莫先焉

壯少之士屢訪策翁翁曰汝知愛身乎士笑曰雖鳥
獸皆知愛身況為人也翁曰我歲四十而後終知
愛身汝過我遠矣士曰請安承教曰天性之德莫
大于仁夫仁者即忠孝之道也所謂忠孝之道者
全在于愛身處凡人實知愛身則言為好惡些無

慙惑在國為忠臣在家為孝子向天靡恥對人靡
畏如此等德皆出于愛身之中矣若言為好惡稍
有慙惑則不可謂之愛身也士慨然嘆曰甚矣愛
身之難言也願吾終身謹事斯語翁曰所謂慙惑
者必生于氣而果于心汝須能察焉

鄉人謂策翁曰論語唯酒無量不及亂夫亂者豈非
酗暴之謂乎翁曰大槩異常而不正者謂之亂非
必謂酗暴也蓋治者國家之平常也亂者國家之

所異於平常也。是故往古來今，世俗之情，以常為樂，以亂為憂。此天性當然之理也。奈何人飲醉時，面目異常，言語異常，手足異常，思慮異常，是則亂之舉動也。惜世俗之人，明知國家之有治亂，而不知此身之有治亂矣。夫知國家之治亂，而不知此身之治亂者，乃為俗習所惑，故也。故雖聰敏之人，為俗習所惑，則臨事接物間，在也。正右也。邪前也。是後也。非而不自悟者，往往有之。豈非此心之病。

而何哉。嗚呼！心者，虛靈如鑑，本無些病。唯為氣所敗，然後心受此病。是故古者志士義人，必以攻氣為務矣。

策翁與僧共過山間，天忽油然興雲，雷聲稍振。僧曰：有罪過者，彼雷打。夫雷之為雷，誠宜畏焉。言未畢，霹靂大振，打破岩松。翁笑曰：此岩何罪，此松何罪。士與策翁共遊僧寺，士問住僧曰：施餓鬼之法如何。住僧曰：夫餓鬼者，或子孫不祭者，或罪過既深者。

皆為餓鬼受諸苦楚。吾佛不忍見之，乃設餓鬼之法。極之救之，而后得登極樂之境。此法最要，不可輕忽。士曰：人身死後，亦有饑渴乎？住僧曰：人身雖死，此心依然，全如生前。故不之祭，必致饑渴。且若有罪過者，雖人祭之，而其祭物不能受用，翻為餓鬼。一僧曰：法雖既然，吾亦疑之。吾見人家各設神主，以祭之，未見每日朝夕供饌如生者。然則天下之人，無貴無賤，此身死後，皆非為餓鬼乎？抑亦吾

輩非為法塵所拘者耶？住僧愕然不言。翁向二僧曰：雲外有山，步則咫尺。鄰人謂叢翁曰：古人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果有之否？翁曰：善惡必報，如影隨身。鄰人曰：吾見世間為善者，或子多短命，或受貧苦，為不善者，或子孫茂盛，或受富裕。吾甚疑焉。翁曰：是乃命也。命雖聖人亦無知之何而已矣。汝所謂報者，為汝語之。夫為善者，人心愛之，積善者，人心崇之。為不善者，人心

嫉之積不善者人心殺之夫愛與嫉夫崇與殺如影隨身如響應聲是謂之報鄰人曰或謂子孫禍福必係父祖之所致便是佛氏所謂前世之報云爾敢問此言如何翁曰是亦命也祖父子孫各不受命不齊者是故所值禍福亦有各不齊者汝試思之兄弟之身而吉凶禍福不齊者世間最衆此非各人之命而何哉若謂父祖之所致則兄弟乃一人之子一祖之孫也豈可以有異乎奈世俗之

人徃徃指命以為前世之報或歸罪於父祖或求免於神佛嗚呼俗習之謬人情之惑豈可不之察耶豈可不之思耶

鄉人問篋翁曰呪咀之術亦有諸否翁曰術則雖有皆幻術也何足言焉吾見世俗之情或因物而動或因事而亂故接物臨事間徃徃為氣所惑或于無病處而自作病或于無妖處而自作妖是謂之心魔昔有僧在于暗中踏破一生茹僧以為蟾蜍

之屬。枉害性命。心深悔之。卧至中宵。忽有蟾蜍打
門。覓余。僧約明日為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
為氣所惑而自作妖者。又士人飲茶時。有弓影入
盃。恍如蜈蚣。飲之染癩。醫藥無驗。既而知是弓影
非蜈蚣。其病忽瘳。此為氣所惑而自作病者。大抵
世俗之人。嘗無攻氣明理工夫。唯與俗習。浮沉弗
定。是故日用運為間。或于無病處而自作病。或于
無妖處而自作妖。然則世俗之所謂逢崇逢呪者。

恐係心魔而非實者。不其衆乎。

士人謂篔翁曰。史書有閔公既死而追呂蒙。敢問果
有然否。翁曰。汝之意思如何。士曰。公與常人大異。
不可謂之無矣。翁曰。閔公常讀春秋。造次顛沛。唯
其心志在於輔漢。那時漢賊蜂起。若舍漢賊而殺
一呂蒙。此豈閔公輔漢之本意耶。又若人身既死。
而得追仇報怨。則徃古來今。或懷怨而死。或為人
所害者。徃徃有之。何不追仇。何不報怨。噫。如此等

事都是虛誕之說。必好事者記之。乃理之所無也。汝試思之。若有此理。閔公豈有身死而釋漢賊耶。且往古來今。受害懷怨之人。豈有安心而忘仇人耶。士人曰。嘗見鄰家小女。偶染疾病。歷數日後。善歌善彈。此非幽魂附體者乎。曰。人之為生。均得二五妙氣。而其為心。至靈至妙。實與禽獸大異。是故人間庶務千態萬般。皆具於心。而其應也無窮。唯平時藏閔而不發現耳。苟為疾病所觸。則稍發現。

者間有之。或達絃歌。或通文字。或知未來。或談前代。疾病既愈。則復藏閔如舊。此則人心靈妙之所使然也。此豈幽魂之所為耶。世俗之不達此理者。妄信幽魂附體之說。竟為心魔所亂。而誤事者殆衆矣。吾深為之嘆焉。

僧與醫士煮茶共語。菴翁偶過其寺。僧曰。天竺諸佛。今也聚在龍宮。醫士曰。危哉。何為乎。如此。僧愕然。問曰。何謂也。醫士曰。吾聞佛即心也。心即佛也。由

此思之。則心屬火。龍宮屬水。夫水與火必有相尅。是故火盛則水衰。水盛則火衰。是天理當然也。今以諸佛之火。而投于大海。浩蕩之水。則水火之尅。誠莫甚焉。吾斯謂之危矣。僧憮然語塞。叢翁笑曰。似實非實之謂虛。似理非理之謂妄。夢中假山仰之。彌高。僧聽此語。默以閉目。既而謂醫士曰。汝也妄。吾也虛。皆蠢愚之惑也。

鄰鄉之士謂叢翁曰。簡編所載。內有天人降於世間。

者。又有世間人見龍宮者。敢問天亦有一世界乎。海亦有一世界乎。翁曰。天豈有一世界乎。海豈有一世界乎。天唯氣也。日月星等。皆陰陽精氣。而異乎塵物。且海皆水也。唯有水物。栖於其中耳。豈得謂之一世界耶。士曰。如翁言。則人自天而降者。獨何也。翁曰。汝靜聽焉。夫天地間。二五妙氣。運來運去。而其中有偶結作像者。故結人像者。叫天人。結馬像者。叫天馬。其餘結像者。悉難枚舉。或結像中。

結得實體而與世人相交者間有之此非造化之
最奇者耶然是此之體或數日或數月或數年雖
長結者既歷十二年則又乘氣化而滅必不能久
保焉大海之中亦唯有然耳豈可以謂之一世界
耶且於平時見處亦造化之稍奇者指弗勝屈蝴
蝶變為虫虫變為蜻蜓雀變為蛤蟹變為鴛鴦就無
翼而能飛螢無火而能照如此等類是皆造化之
所致而非可怪矣士慨然曰簡編之中雜載妖怪

之物而許多般樣不可勝數敢問是物如何曰是
亦造化之致也世間生物中或受二五氣化而形
骸變革或乘二五氣化而現得其影恍如蛻蝶然
許多般樣所現之影忽現忽滅本非實有只是一
時氣化之為也世俗之人偶見此影深含怯疑翻
信妄誕之說皆聚而談曰天有一世界海有一世
界此身死時必往陰府云云噫世俗之受惑如斯
之甚矣

二僧偶尋叢翁一僧稍老一僧稍少翁即烹茶俱語
老僧曰佛在天竺無禱不應譬如明月在天無處
不照是故四海八荒貴賤男女有禱即應無苦不
救無禍不極此則吾佛大慈大悲之靈應也少僧
曰吾竊疑之吾見世間堂屋受火災何不救之稼
穡受風旱何不救之人有病死何不救之舟有覆
溺何不救之老僧曰吾聞之如此等類乃命運也
命運所累佛亦無如之何耳少僧曰命運所累若

無如之奈何則佛力與人力何以別乎老僧粲然
怒曰汝僧也何其欺佛如此少僧亦有怒色曰吾
豈欺佛只要明辨耳翁曰二僧平氣氣若不平叢
學之病誠莫大焉少僧謂翁曰所謂靈應者其唯
如是也歟曰心乃理也一理萬應故曰靈應然則
所謂靈應者唯在於心豈在於外徃徃世人求之
於外何益之有

叢學之士謂叢翁曰吾閱簡編所載宋范文正公死

去陰府登為閻王唐李林甫乃奸邪之人也此人
死後五次為牛竟被雷打云爾取問果有然否翁
笑曰閻王亦有死乎若不死范公何繼其位閻王
亦有老子若不老范公何攝其位且林甫有欺君
敗國之罪若有陰府宜速誅之何其五次為牛然
後受誅意遲延既甚閻王亦有謬乎士曰如此等
書皆非妄誕之書耶曰此等之書必好事者記之
而誘善戒惡之權語也故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

書今見儒老佛氏之輩爭好讀書夫正言與權語
不可不慎辨焉一僧偶在於座乃挺身曰吾釋屢
說陰府之事此豈妄誕之言耶翁曰僧不知諸天
竺之俗本不讀書姦邪暴戾衆生陷於罪者多矣
釋氏誠深憂之故逢俊秀之人直說道德之旨逢
衆生之輩枉設權巧之說誘衆生為善戒衆生為
惡此誠釋氏慈悲深大之功德也若處中國為君
為師豈為離實執虛而用權巧之說耶僧試思之

僧逢聰敏之人必有說高遠之理若逢愚逆之輩
豈得說高遠之理耶必也用權巧之語誘之戒之
要使他禁絕邪欲而已故曰孔子釋迦易地皆然
僧謂叢翁曰一心念佛孜孜弗懈雖罪過之人死往
陰府必登極樂之境或其再世必生富貴之家翁
曰甚矣一時權語至於後世深入人心如此猶問
曰何謂也曰人情之欲一氣之惑或因物而生或
因事而興徃徃世人為欲惑所蔽而是此心常受

煩惱是世俗通病也苟能盡誠念佛則念佛之間
稍免煩惱之憂是唯修心之一助也豈有陰府之
所累耶夫陰府者本非實有但釋氏假設此說要
使愚逆之人行善絕惡而已其實乃一時權巧之
語豈可以為實有乎故曰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
空夫一空中有何極樂有何苦楚若謂此人死復
出世能受富貴則中國聖賢天竺佛氏之徒何為
乎嘗無一人再出于世也若謂罪過之人賴念佛

之力以登極樂之境則佛必受賂或有偏愛而非
可崇焉此豈釋氏實法之本意耶僧曰如翁言則
人家祭祖宗者豈非謬乎夫祭祀之禮不啻吾釋
行之中國聖人亦能行之然則聖人釋氏皆有謬
乎翁曰何其僧之不明如斯之甚也蓋天地間人
物甚衆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唯以其有禮也
若舍禮為之則與禽獸何以別乎是故徃古聖人
立紀綱興禮樂自爾而來天下之人事生以禮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而不敢負聖人之教矣釋氏之
興禮法其旨一也豈係陰符之故耶僧既能知釋
氏度衆之法亦何不知釋氏度衆之旨也僧欣欣
然而喜曰吾為僧既久今日纔聞如斯之詳矣
鄰士謂叢翁曰僧皆說因果之事敢問夫因與果其
字義如何翁曰因果二字譬之水焉因即源也果
即流也吾略說之夫婦妙合處即因也源也生而
賢愚既分即果也流也一念稍萌而善惡分善惡

既分而禍福起。夫一念萌處，即因也。源也。禍福起處，即果也。流也。人能志學而得才德，志學即因也。源也。才德即果也。流也。人能好農而獲稻穀，好農即因也。源也。獲稻即果也。流也。當推此類以知其餘。大凡日用事物間，一念一行，無大無小，皆莫非因果二字矣。人能說因果如此，則因果二字，乃衆生修身之規矩也。惜後世之說因果者，有指鹿為馬之謬。豈釋氏垂教之本旨耶？士曰：僧說天堂地

獄之事，果有然否？翁曰：善屬陽，惡屬陰，是故釋氏立教而積善之家，名之曰天堂；積惡之家，名之曰地獄。然則天堂地獄，唯在生前，豈在死後？今世之人，知釋氏立教而不知釋氏立教之旨者，衆矣。誠可為之嘆焉。

叢翁與士人俱過山寺，見其階前有柘榴花，或花大盡美，或花偏不美，或藥不能綻，或為虫所痛，一樹之花，各各般樣不齊。翁即逐花指之曰：此花乃受

前世之善報。此花乃受前世之惡報。此花乃花之
有功德者之再世。此花乃花之有罪過者之再世。
嗚呼。可不見之而戒其心乎。士人曰。花有何報。有
何罪過。有何功德。此等之說。豈非權巧戒愚之設。
耶。翁笑曰。花亦物也。人物之生。無不皆然。故雖兄
弟。各各般樣不齊。僧聞此語。慨然嘆曰。數十年來。
障礙之迷。今始破之。曰。入。財。志。之。事。與。之。曰。
鄉人謂纂翁曰。夫簡編中多載仙術奇異之事。敢問

此等之術。可得學乎。翁曰。仙乃妖術也。是故仙術。
必有仙骨者。終得學之。苟無仙骨者。雖欲學之。如
攀雲而登天。竊想生而仙骨全具者。恐四海蒼生
之中。唯有一兩輩耳。縱有仙骨。學之何用。夫仙人
離乎天倫五常之道。或駕雲乘霧。或出沒變革。而
世間最賤者之妖術也。何足貴焉。鄉人曰。吾聞飛
仙變化之術。出於老子。而其術足觀焉。翁曰。老子
豈有飛仙變化之術耶。老子以入無為言。而其旨

固足有執。唯因玄語而舍禮法。是故吾儒謂之異
端耳。

一士一僧偶訪叢翁。士曰：孔子亦有願乎？翁曰：有。僧
曰：釋迦亦有願乎？翁曰：有。僧笑曰：凡夫必有願。
故煩惱常興。苟如翁言。則孔子釋迦皆凡夫也。何
足貴焉？翁嘆曰：井蛙窺天之語。固非誣焉。蓋孔子
釋迦視蒼生如一體。必也欲使天下蒼生各能修
身以致泰安之治。如大旱之望雲霓。此則孔子釋

迦之願也。是故孔子釋迦其教雖異。苟論其用。則
皆欲治蒼生而已矣。後世之人。唯知其教不同。而
不知其用之歸一矣。噫！世人如此。則道之不明。亦
宜矣。士曰：釋氏之言。施於中國。可乎？翁曰：夏則用
葛。冬則用裘。

參學之士問叢翁曰：老莊佛氏各立其道。而與聖人
相反。獨何也？翁曰：道者原出于天。而非私竊之可
為焉。是故聖人指律天處曰：天道。指修則處曰：人

道人道即天道也。天道即人道也。此所謂天人一
理而聖人精一執中之秘旨。全在于茲。釋氏度衆
之本旨亦如此。唯老莊私竊有言而有逆字聖人
之秘旨。士愕然曰。釋氏即老莊之屬。而其為害非
輕。豈可以較聖人乎。翁曰。汝不知諸夫中國乃群
聖交出之地也。老莊生長其地。徒談虛無而攪人
道。此非聖門之罪人而何哉。釋氏獨生天竺。前無
群聖。後無遺俗。只見天竺衆生。奸邪暴戾。無所不

為。釋氏不得已。因時勢察俗情。假說幽冥。權設法
教。要使衆生戒惡行善。以除暴邪之病矣。此是釋
氏專為天竺。竭心盡力。而慈悲深大之功德也。奈
當漢明之時。其法其教。流入中國。自爾而來。學釋
氏者。視中國如天竺。此學釋氏者之謬也。豈釋氏
之本旨耶。歷年既遠。加謬愈甚。由是宋儒禁之曰。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其為害尤甚。云爾。此學釋氏
者之所賊釋氏也。吾深為釋氏惜焉。故吾嘗謂夏

則用葛冬則用裘士憬然悟曰吾閱史書自漢而
下篡天下者皆曰吾學舜禹之道弑其君者皆曰
吾學湯武之道嗚呼斯舜禹湯武之道耶抑學他
者之謬耶吾亦為舜禹湯武惜焉
二士來訪策翁一士曰今天旱甚何不禱雨翁曰有
此理否士曰湯聖人也禱雨於桑林之野翁曰汝
知湯禱雨而不知湯禱雨之慮士曰請承教曰湯
放桀以興商室人心大悅以為暴君亡仁君興之

穿穴鄙俚可笑

時奈湯踐祚後天旱數年人心竊疑以為天又棄
湯之變當此時非湯王德力亦將見天下傾覆萬
民塗炭之憂由是湯王權設禱雨之事以身為犧
牲自責六事然後天下信服以為億兆父母而人
心定矣是乃湯之所以定人心保社稷之慮也豈
有禱雨之理耶若有禱雨之理湯宜天旱即禱何
必延至七年而後禱之一士曰吾聞武王有疾周
公禱以身代敢問有許愿增壽之理否翁曰汝亦

知周公許愿而不知周公許愿之愿士曰敢問其
愿如何曰武王年老繼商有天下當此時非周公
德力孰定周室大業然武王兄弟甚衆太子幼小
恐其變巨測故周公因武王有疾權設許愿之事
禱以身代更納冊金滕匱中武王崩後果有管叔
流言之變周公居東逾年既而成王知罪在管蔡
且啓金滕見周公禱以身代之事執書以泣出郊
迎公令執政權是乃周公之所以解肉變保社稷

之愿也豈有許愿增壽之理耶若有禱得增壽之
理周公何不為文王禱之孔子何不為顏淵伯魚
禱之二士渙然悟曰今終聞之若夢方醒敢問此
等虛事絕而不為可乎翁曰此等俗禮唯視時勢
而執其宜可也

叅學之士謂策翁曰湯王權設禱雨之事而定人心
周公權設許愿之事而解肉變釋氏權設幽冥之
說而治天竺其皆隨時隨處設施之道與曰然士

曰聖人隨處隨時宜依經行何用權為翁曰夫經與權二而非二經即權也權即經也此皆天理當然之道也舜禹之讓湯武之征其旨一也唯聖者能焉

鄰鄉之士語策翁曰程頤朱熹皆宋代大儒也然程頤受奸黨之謗朱熹受偽學之毀獨何也翁曰汝不知諸夫人之為人也生前難知死後易知是故程頤朱熹雖大賢之人而其生前或譽之或毀之

至於死後然後大儒之名大顯於世如此等事雖人所為而其實乃命運之所累也然傑人君子篤守自信而受譽不加喜受毀不加戚唯俟命于天而弗疑焉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也士曰君子之人何不摸稜而順俗情翁笑曰然豈其然乎士曰人能摸稜而順俗情則生涯間放步坦然而無障礙之患豈不可乎翁默然不應士悟其意曰吾忘士節實愚人也君子之所謂不可與言者豈非

吾輩之謂子翁不復言出乃辭去翁嘆曰俗情所
欲者榮利酒色之類是也使率一國之人生乎榮
利酒色之弊者必斯人矣夫
壯士謂叢翁曰臣士所以為君舍命之義吾已知之
敢問農工商等如何翁曰君恩之深雖淵海不足
以比其深君恩之重雖山岳不足以較其重是故
舉國之人為君舍命皆欲報其恩耳農工商亦國
人也敢可忘其恩乎士曰臣士之輩受爵受祿實

沐恩深如農工商何恩之有翁嘆曰汝何其不思
之甚也吾為汝語夫天地間人與禽獸皆萬物也
唯人所異禽獸者以有禮義故也夫禮與義必自
政法中發出來是故人君之於國也必明政法必
正風俗然後禮義煥然舉國貴賤安居樂業而得
受皞皞之慶矣噫微政法禮義必滅亦微禮義人
雖曰人而與禽獸何以別乎竊誓我國前代君昏
臣怠而政法廢風俗壞邪侈荒暴無所不為時有

微恐微字之誤

嘉瑞氏者乃布衣之身也謀殺米次郡司欲奪其
夫人然而當時之人無有肯咎嘉瑞氏者夫人獨
躬設謀以報其仇至今傳稱賢女當此時也居不
能安業不能勤妻子兄弟皆已離散而人間之憂
誠莫甚焉然則政法明風俗正而禮與義煥然大
著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者此非君恩所致而何哉
國人既受君恩如此則雖農工商豈無為君舍命
之義耶豈無舍命報恩之志耶此身既生誰無復

死死全其義反勝高壽棄義而活何異禽獸然而
口能說義心實畏死此人情之常也平時熟講此
理攻氣操心涵養已久然後當舍命之時此心泰
然而弗迷亂矣若不然則當舍命之時迷亂如弱
婦未可知焉是故人之為人無貴無賤常能攻氣
明義涵養此心造次顛沛不忘君恩者斯謂之忠
義之人矣若稍犯政法稍損風俗者雖曰才藝有
餘苟致議論則忘君恩賊君德而敗國之罪人也

嗚呼舉國之人其能不之思焉乎其能不之思焉
乎
參學者與友僧共訪策翁乃語翁曰吾鄉二士秉夜
遠行雲深天黑無可步處忽有丐人把火過來一
士曰丐人乃人間最賤者縱得條路豈可隨丐人
行乎一士曰丐人雖賤其火豈賤耶吾唯貴其火
耳言訖竟隨丐人尋條路去一士堅執違拗務向
他方終夜匍匐不知條路可行處翁嘆曰昔齊桓

公有問野人然後名冠天下是取言也豈累人耶
今也儒先佛氏之輩為習氣所蔽各執違拗其於
道也終身匍匐而不自覺者衆矣僧愕然曰吾亦
有執拗之病願吾除病而覓乎條路可行處
三士自遠境來同訪策翁終日共語士曰翁之為人
無問不答無答不明翁固非常人翁嘆曰汝不知
吾小少之時乎小少之時讀書百遍性不能記每
臨事時智不能辨那時同學之人皆能識之既而

躬自勵志。苦學弗懈。三十而來。愈勤弗輟。至今稍
似讀書之人矣。吾見汝等。皆是聰敏之人。唯立志
不堅耳。士曰。翁何為要務。曰。生順死安。些無遺恨。
此吾之所願也。而未能焉。曰。何謂生順。翁曰。一念
不行。無大無小。唯順是務。而終夫年。是君子之要
務也。曰。是此工夫。何為先務。翁曰。世俗之人。大槩
以氣制心。夫以氣制心者。念行之間。屢有不順。而
不自覺。苟能以心制氣。稍有不順。便能覺之。心深

悔之。勉強改之。便是先務也。實用工夫已久。一念
一行。些無遺恨。則得登乎生順死安之位矣。士曰。
敢問翁之為學次第。可得聞乎。曰。吾二十而嗜讀
書。三十而初志學。四十而知愛身。五十而覺慎獨。
六十而免乎疑。至今學問弗輟。死然後止耳。
初學者。兩三人。問策。翁曰。讀書之方。何為綱要。翁曰。
聖人凡夫。其品雖異。處世接物之道。唯有義與事
而已矣。汝試思之。夫聖經賢傳。千言萬語。其旨無

他。只要使世人明義治事而已矣。事者即身家國
天下之事也。義者即修齊治平之義也。蓋嘗竊想
凡人之有義與事也。如天之有陰陽。如身之有氣
血。天運陰陽而生萬物。身調氣血而保壽命。人學
乎義與事而治國家。夫氣與義屬陽。血與事屬陰。
是所謂天人一理也。是故身之為身。離氣與血而
不可活。人之為人。棄義與事而不可立。然則處世
接物之道。雖人所行。而其實乃天之所教也。故益

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
免云爾。嗚呼。往古來今。興廢存亡。自天子至庶人。
其所然一也。奈何世俗之人。辨之不明。慮之不深。
但任氣質美惡。接物臨事間。或順天多。或逆天多。
或全順天。或全逆天。夫全逆天者。必有失身喪家。
亡國之禍。夫逆天多者。則傾覆之憂。必伏于几席
之下。其起也不時矣。然貴賤之人。或得免其憂者。
往往有之。是則孔子所謂幸而免者也。敢不畏乎。

敢不思乎。是故古之讀書者，必學明義治事之道，得之于心，行之于身，而其才足用，其德足觀焉。今之讀書者，大率析章句，鏤文詞，其勞倍于古，而其人品殆與凡夫無異。此豈聖人遺書之本旨耶？山僧屢尋策翁，終日間談，僧曰：於翁言，吾實悅之。但釋氏為衆生假說幽真，權設法教等語，吾竊疑之。苟如翁言，則釋氏說法，其皆權巧幻術之詬耶？翁曰：衆生乃愚網之中之人也。故孔子曰：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然則僧之為僧，素欲效衆生耶？亦欲修性德耶？蓋天竺流俗，和侈暴戾，衆生徃徃陷於罪過。釋氏誠深憂之，然舉國億兆，皆衆生也。俊秀之人，尤少而僅有，是故釋氏不得已，因時勢察俗情，汎向衆生說法甚多，是乃釋氏假說幽真，權設法教，而戒惡誘善之權語也。亦向俊人談旨極深，是乃釋氏精窮天理，永垂道統，而盡性修德之正言也。然則釋氏布教二樣者，乃為天竺興政法

之綱領而非衆生之所量知矣故吾嘗言夢中假
山仰之彌高是則釋氏之所以說幽真治天竺之
慮也若處中國為君為師豈為用權巧之政法耶
奈至後世俗習愈染愚網愈密或俊秀之人亦能
混合正權總為釋氏實學之本旨嗚呼釋氏實學
之本旨其果在于茲乎古者人之屬乎俊秀者必
躬勵志超然出于愚網直探釋氏實學之本旨而
後工力積累終得窮理盡性之道矣見僧為人屬

乎俊秀其何欲舍俊秀之身而墮于衆生愚網之
中耶僧憬然大有喜色曰渺茫蒼海雲霧既絕唯
待天邊月耳

鄰境老人語叢翁曰吾少壯時飽讀聖經賢傳百家
之書以為學問有餘自與翁結交後屢聆言論總
覺吾所學皆皆孫虛學而非儒家之本旨矣敢問
年晚如我可得學乎翁曰昔者公孫弘荀卿曾子
之輩皆是晚學終顯其名故顏氏曰幼而學者如

昔恐者孫恐係

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然則所謂學問者。不在老少。唯在于立志耳。雙雖晚歲。若能立志。解惑修學。則是儒家之本旨。所謂君子之儒。誠莫要為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惜世俗之人。深受俗習。而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或好讀諸書。愈加虛惑。而不能醒。吾為之嗟嘆焉。

友人問篋翁曰。佛者謂人身雖死。妙體恒堅。歷劫不變。是故有功德者。既死復生。謂之再世。非若草木

枯朽之屬矣。敢問實有此理否。曰。他所謂妙體恒堅。歷劫不變者。乃人身所固得者是也。夫人身所固得者。自天地未闢。人物未生之前。而抵于今。止有一身。夫一者。本無生死。本無成壞。至大無外。至微無內。固非擬議可及。故強以稱之一而已。竊想生死成壞。乃造化之所致也。造化者。所謂一者之妙能也。吾為汝語。夫造化之機。生生不息。譬如川流。潺湲不舍。晝夜故。孔子曰。逝者如斯。云爾。豈假

既屈之氣以為方伸之氣哉。伸生也。屈死也。若有
既屈復伸之理。則往古來今。有功德者。爭先恐後。
皆可以得再世。何其往古而來。嘗無一人再出于
世也。須能慎思審察。而消虛妄之惑。是則學問第
一之務也。

一士謂策翁曰。仲尼不語怪。翁何為語之。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吾為汝語。凡人為七情六欲所蔽。而離
義壞名者。謂之實惑。為虛誕。勿說所蔽。而以虛為



實者。謂之虛惑。竊稽三皇五帝。以至三代。其習俗
唯有實惑。而無虛惑。是故歷代聖人。說仁義。談忠
孝。而不及乎語怪。夫怪者。或形體變革。或結影作
像。如此等類。乃二五妙氣之所致。而非平時實有
矣。古者見之。以為怪。而世俗不為之受惑也。奈當
漢明之時。權巧幽冥之說。初入中國。自爾而來。衆
生妄信其說。且好事者亦能飾言。以增奇異之態。
今也風俗。不惟為實惑所蔽。更加虛惑。而交亂之。

是故舉國人民舍實馳虛如水之就下沛然而仁
義美俗遂為虛惑所敗焉是今世之所以大異于
往古者也然則今之講學者須能竭心用工務際
二惑而登豁達之堂若不然則生涯間雖誦萬卷
而其為惑也積于胸次終不解矣其為得謂講學
之人哉

此亦身處而無事也夫此是外學之學也非
身處而無事也夫此是外學之學也非

